

田野的目光

——《武当八百里》的空间叙事与知识再生产

■ 温 明

《武当八百里》系列田野调查纪实，以媒体人的独特视角，将武当山从传统的“道教圣地”认知框架中释放出来，转而呈现为一个由碑刻、岩洞、古道、摩崖交织而成的物质性知识场域。

本文从学术方法论视角出发，分析该系列在空间叙事策略、物质性证据运用以及知识生产机制三个层面的特征与意义。研究认为，《武当八百里》的核心学术价值在于：它实践了一种“学者型媒体人”的田野工作范式，以媒体为媒介、以田野为方法，将散落于八百里山间的“沉默遗迹”重新纳入武当文化的历史叙事之中，构成了一种介于学术生产与公共传播之间的“中间态知识”。这一范式既拓展了武当文化研究的材料边界，也为文化遗产的公共传播提供了可参照的方法论路径。

一个“非典型”研究对象的提出

武当山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道教圣地，其文化研究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学术格局。从关于明成祖与武当道教的制度史考察，到以元代碑刻为切入点道教发展脉络的梳理，再到近年来对武当武术文化“起源—文化—发展”学术脉络的系统反思，武当研究在文献考据、制度史和武术文化等领域积累了丰厚成果。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些研究大多以传世文献、道藏经典和宫观建筑为核心材料，对武当山脉纵深地带——那些不在常规旅游路线上的岩洞、古道、荒寺和散落碑刻的关注相对有限。

《武当八百里》系列恰恰将目光投向了这一“学术盲区”。自2024年底起，十堰广播电视台组建“武当山自然景观拍摄专班”，以系列田野调查纪实的形式，对武当山脉深处的隐仙岩、长生岩、苍龙岭、石佛寺、金仙洞、虎耳岩、豹儿峰等地点展开系统性勘察与记录。拍摄专班以“调查者”而非单纯的“讲述者”身份进入这些空间，其文字兼具历史学的考据意识和媒体人的叙事自觉。

这一系列的特殊性在于：它既不是纯粹的学术论文，也不是常规的风光纪录片脚本，而是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态文本”。恰恰是这种中间性，使《武当八百里》成为一个值得从学术方法论层面加以审视的对象——它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参与了武当文化的研究与知识生产？其田野实践的方法论特征是什么？它是否提供了一种可被学科化的田野工作范式？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初步回应。

空间叙事的视角转换

传统武当书写，无论是地方志、游记，

还是学术研究，大多以宫观建筑群为核心，以太和宫、紫霄宫、南岩宫等“正统空间”为叙事锚点。这种书写方式固然确立了武当山作为道教胜地的文化坐标，却也形成了一种叙事上的“中心主义”：山脉的纵深地带被简化为“背景”，其自身的物质遗存和历史信息往往被忽略。

《武当八百里》的叙事策略，恰恰是从这一“中心”向“边缘”的系统性偏移。以苍龙岭为例，该系列第十四集并未以金顶宫观群的宏大叙事为重心的，而是聚焦于太和宫门前左侧一块“弥足珍贵的空心铜碑”，追问明嘉靖三十九年那场四百余名官员参与的醮仪背后“隐藏的暗流与思想动机”。铜碑从“附属物”变成了“主角”，宫观建筑退为背景，叙事焦点转向了仪式背后的政治——宗教动力学。

同样，在长生岩一集中，明代文学家袁中道、方升是否曾在此“窥探到道人渴望长生的终极奥秘”成为叙事的核心线索，将一座荒僻岩洞与文学史、道教史的知识网络联系起来。这种叙事视角的转换，在方法论上可以理解为一种“空间叙事”的去中心化”。它不再将武当山视为以一个宫观为核心的层级化空间，而是将其重构为一个由众多“遗址点”组成的分布式知识网络。每一个岩洞、每一块碑刻、每一处摩崖，都是一个独立的知识节点，其价值不取决于与“中心”的距离，而取决于其所承载的历史信息的密度与独特性。

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视角转换与历史学训练之间存在深层关联。历史学者在面对材料时的本能反应，是追问“这块碑刻说明了什么”“这个地名的文献依据是什么”。在关于武当山西界碑定位的调查中，依据古文献记载与实地地理条件的比对，判断界碑位置“在十堰市茅箭区境内的柯家垭”，这一判断的方法论基础正是历史地理学中“文献与实地互证”的经典路径。当这种学术本能被带入媒体化的田野记录中，其产物便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节目，而是更接近一种可视化的田野调查报告。

碑刻与摩崖作为知识生产的起点

如果说空间叙事的去中心化构成了《武当八百里》的形式特征，那么对物质性证据的倚重则构成了其知识生产的实质性内核。在这一系列中，碑刻、摩崖、题刻等“沉默的物质”承担着远超文物展示的功能——它们是历史叙事的触发器，是知识生产的起点。

2025年5月，调查团队在南岩石殿勘察时发现了一方刻有“黑虎巡山”图景的明代摩崖石刻，旁存北京延庆土庙题刻。

这一发现的学术意义在报道中被明确表述：它将学界此前认定的明代武当山进香版图最北缘（今大兴、崇文、宛平一带）向北推进了近百公里，“改写了明代武当山进香地理版图”。换言之，一方高仅30厘米的摩崖石刻，足以修正一个既有的学术结论，这正是物质性证据在历史研究中的典型力量。而《武当八百里》将其发现过程以田野调查纪实的形式呈现出来，使这一知识生产过程本身成为可被公众观看的学术事件。更具方法论启示意义的是关于“石刻连环画”的发现。在武当山一处古采石场遗址，调查团队发现了由30岁石匠李余留下的系列石刻，其中一只小老鼠石刻标示了石匠的属相，“荆州卫”三字则指向其所属的军事单位。这一发现将明代卫所制度的研究从文献层面推进到了个体生命的层面，一个普通石匠以石刻方式留下的“个人信息”，成为连接宏观制度史与微观个体史的物质纽带。报道中的表述：“利用石刻的方式留下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准确捕捉了这一发现的学术价值所在：它不是关于王朝更迭的宏大叙事，而是关于一个具体的人在特定制度框架下的存在痕迹。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物质性证据为起点的知识生产路径，与武当文化研究中已有的碑刻研究传统形成了呼应。武当山现存石刻近千通，其中明清两代占绝大部分，这些碑刻长期以来是道教制度史和地方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材料。《武当八百里》的贡献不在于发现碑刻的存在，而在于将碑刻的“发现过程”本身纳入知识生产的链条——发现、识读、考证、判断。这一完整的认知过程被媒体化地呈现出来，使公众得以窥见历史知识是如何从一块石头上的刻痕中被“读”出来的。

学者型媒体人的田野实践

《武当八百里》最值得从学术方法论层面加以审视的特征，或许在于其知识生产的“中间态”属性。它既非严格的学术论文，因其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和同行评议机制；亦非纯粹的大众传播产品，因问题意识和证据标准明显高于一般文化节目。这种中间状态，恰恰是“学者型媒体人”双重身份的直接投射。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在《新闻前哨》上发表的《武当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策略——以十堰广播电视台为例》，已显示出对武当文化传播问题的系统思考。而《武当八百里》可以视为这种思考的实践形态：以田野调查为方法，以新媒体传播为载体，以学术问题为驱动。在这一框架下，媒体不再仅仅是学术成果的传播渠道，而是成为知识

生产的“现场”——调查本身就是生产新的知识，传播过程就是参与学术对话。

这种“中间态”知识生产的学术意义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在材料层面，它拓展了武当文化研究的可及材料范围。传统学术研究依赖图书馆、档案馆和已有考古报告，而《武当八百里》的调查团队将目光投向那些尚未被系统记录的山间遗迹，其发现的“黑虎巡山”摩崖、石匠李余的“石刻连环画”、界碑位置的新判断等，本身就构成了可供后续学术研究利用的原始材料。在方法层面，它提供了一种“田野—媒体—学术”三环联动的知识生产模型：田野调查发现新材料，媒体记录呈现调查过程，学术判断赋予发现以意义。这一模型的可复制性，对于其他区域性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传播具有参照价值。

这一范式也存在需要正视的张力。媒体化的田野调查在选题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可视性”和“故事性”的约束，那些缺乏视觉冲击力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遗址点，可能难以获得同等的关注。同时，调查的时间跨度和团队规模也限制了其能够覆盖的范围。这些局限并不削弱其方法论意义，但需要在讨论其学术贡献时加以清醒的界定。

田野实践作为一种方法论

回到开篇的问题：《武当八百里》在何种意义上参与了武当文化的研究与知识生产？本文的初步回答是：它以一种“中间态”的方式，实践了一种介于学术田野与公共传播之间的知识生产范式。在这一范式中，空间被重新组织为知识节点，物质证据被重新激活为叙事起点，媒体被重新定位为知识生产的现场而非终点。这一范式的深层启示或许在于：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传播，不应被理解为两个先后相继的阶段（先研究、后传播），而可以被整合为一个同时进行的认知过程。田野调查既是研究的方法，也是传播的内容；学术判断既是知识生产的终点，也是公共叙事的支点。《武当八百里》的价值，正在于它以持续性的田野实践，为这一整合性认知模式提供了一个可观察、可讨论、可借鉴的样本。

这样样本的完整学术意义，有待后续研究的进一步检验。调查团队发现的碑刻与摩崖，需要被纳入更系统的学术考证之中；其关于界碑位置的判断，需要接受文献学和考古学的双重检验。但无论如何，将八百里武当的“沉默遗迹”重新推入学术视野与公共视野的交汇地带，这一工作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值得被认真对待的学术——传播实践。

纤夫岛待月

■ 魏荣冰

纤夫岛的月亮是一张扑克

从云层里抽出——

它有五十四种面孔

八月十五，我们聚于汉水

桂树散发出雕刀般的暗香

纤夫石的凹槽析出闪电

雨脚从江面驱赶一万尾白鱼

诸友倚着木栏杆书写明月之诗

并依金谷园旧例罚酒

当黄昏从一截旧纤绳上漫起

雨声穿过危机四伏的中年

汉水披上黑色斗篷

抽出第五十五张牌

明月悬在高处

与我们隔着一江风雨

柿子红了

■ 聂顺荣

枝头捧出酝酿已久的色彩

没有喧哗

只是静静地成熟

承接日夜积攒下来的光

果实悬在枝桠

不急于坠落

经历过风雨，才沉淀出厚重

把漫长的等待凝成收获

人间很多美好都需要等候

沉下心，熬过平淡的时日

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光芒

所有亮眼的表象背后

都藏着一段默默蓄力的过程

时光定不辜负长久的坚持

不负本心的坚守

■ 华乐微

九月初的一天，上午十一点半左右，空气里浮着一层薄薄的燥热。我结束外出任务急匆匆赶回单位，推开办公室门，看见工位上有三只红色礼袋。

坐前排的郑姐正在整理文件，见我发愣，转头笑道：“你上次不是参加了献血嘛，这是公司工会给大家准备的补品。”“我们年轻力壮的，献点血算啥，还用得着补？”我下意识地说。

礼品袋里的陕西狗头枣个大饱满，红得发亮。酥饼的香气若有若无，随着空调的凉风飘散开来。我身上的汗水还未干透，心却忽然静了，深深体悟到“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真谛。一腔热忱付出，本就不求回馈，此刻心底只剩纯粹的坦然与澄澈。

那些补品安静地搁在桌上，让我愈发笃定这份初心。献血时，我从未计较得失、奢求回报，只是心怀善意、觉得该去，便义无反顾去做了。人生的许多善事，大抵如此——纯粹奔赴本心，不为功利结果，可温柔的回馈，总会在不经意间悄然抵达。泰戈尔说得好：“不必逗留采摘并保存鲜花，而是继续前行，鲜花会在你的路上处处绽放。”

我始终觉得，工会的这份心意，最动人的从不是物资馈赠，而是对善意的温柔回应。“请一定要转交到她的手中。”郑姐跟同事一再交待，要把这份心意亲手转交给另一位献血的女同事。下午，郑姐便接到那位同事的来电，说“补品”收到了，并向她表示感谢。我忽然明白，世间善意从不是单向奔赴，默默行善不求前程，真诚回馈不图感恩，美好与温暖，便在这份纯粹中静静流淌、互相成全。

《增广贤文》里有一句：“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从前读来觉得过于朴素，此刻亲身经历却深以为然。我们总爱执念得失、苛求结果，浮躁地追逐世俗回馈，却忘了行善本无目的，初心本自纯粹。就像登山的人若只盯着山顶，便会错过山腰的野花与云海；播种的人若只问收割，便容易忽略泥土里悄悄拔节的声音。献血时淡然行善、不求回响，一如处世之道，默默耕耘、不问归途。那些不图名利的善意付出、不负本心的默默坚守，终会在某个寻常日子里，化作一束温暖的光，温柔回馈每一份纯粹的真诚。



又见栾树红

■ 李锦芳

又是一年金秋至，满城皆是栾树红。飒飒秋风掠过阡陌田野，吹散夏末残留的最后一缕燥热，清润绵长的秋意，便温柔地漫遍整座小城。抬眼远望，街边的栾树悄然换上秋的盛装，一树树丹红果序次第舒展，如盏盏灯笼缀满枝头，热烈而温婉，将秋日晕染得满目鲜亮，处处诗意。

栾树，是秋天最沉静温柔的信使，从不喧哗张扬，岁岁入秋，如期赴约。夏日之末，它便开满细碎金黄的小花，星星点点散落于青枝翠叶之间。清风吹过，碎花簌簌飘落，如一场温柔的金雨，铺一地细碎金光，故而有人称它“金雨树”。待满树繁花悄然谢幕，秋色层层加深，隐匿在枝叶间的幼果便缓缓舒展，沐浴着秋风的湿润，于暖阳中，慢慢酝酿出一树树温暖的绯红。

初结的栾果，是浅浅的青粉之色，藏在层层叠叠的绿叶深处，素雅低调，默然无声，静静吸纳秋日的清风与阳光，蓄力生长。经秋风反复爱抚，暑气尽数消散，长空澄澈明净，青涩便一点点褪去，从浅粉渐染橙红，沉沉淀为温润透亮的绯红。三角形的果荚层层舒展，玲珑剔透，形似精工细作的小小红灯笼，因此它又得美名“灯笼树”。万千果荚密密匝匝挂满枝头，高高擎起一树秋日烟火，明艳动人。

盛期的栾树，藏着秋日最动人的层次与风骨，一树藏三季，一叶含春秋。树身底层枝叶依旧留存盛夏的苍翠，深浅交错，生机盎然；中段叶片悄悄晕开浅黄，铺就温柔的秋之底色；枝头红果灼灼绽开，层层叠叠，红绿相拥，黄红相映，斑斓错落却不俗艳，清新雅致。温煦秋阳穿透枝叶缝隙，洒落林间，通透的果荚映着澄澈日光，肌理纹路清晰可见。每一盏小巧的红灯笼里，都盛满了秋日的温柔暖阳。微风轻拂，满树红果轻轻摇曳，簌簌轻晃，似万千玲珑风铃于枝头低语，默默诉说着深秋



秋栾。张建功 摄

的缱绻深情。

缓步栾树之下，最能消解心底浮躁，尽享秋日清宁。风起枝摇，叶影婆娑，零星红果脱离枝头，轻轻坠落，掠过发际，落于肩头，洒在人行道上。地面落满点点丹红果荚，夹杂泛黄秋叶，零落残花，层层叠叠，织就一方温软静谧的秋景。何须远赴深山寻秋景，街头巷尾这一树栾红，便足以抚平心头纷乱，让人情不自禁放缓步履，沉醉于人间烟火里细碎温暖的美好。

我素爱秋日栾树，偏爱它从容自持、温婉生长的姿态。它不似春桃夭夭，艳色倾城，张扬热烈；不似夏荷亭亭，清高孤傲，不染尘嚣；也不似秋桂馥郁，浓香十里，惊扰四方。它自带人间烟火的温暖质朴，从夏至至深秋，花开有序，果熟有时，

静静沉淀岁月，缓缓绽放风华。一树繁花默默落幕，一季红果温柔登场，洗尽尘世浮华，留存本真初心，在日渐清寒的秋风中，热烈生长，温柔自持，岁岁安然。

初次邂逅成片栾树林，是我初离故乡进城工作之时。陌生的环境、繁重的生活与工作压力，让我满心忐忑，郁郁难安。一个秋阳和煦的周末，在城中扎根多年的弟弟，特意邀我去城郊寻树观景。他告诉我，这是故乡没有的树，见之便会心生欢喜。于是姐弟几人结伴骑行，一路奔赴城郊，绕过连绵山岭，眼前骤然一亮——漫山遍野的绯红扑面而来，红得热烈璀璨，红得涤荡人心！

后来才知晓，那是一片偌大的栾树苗圃。每至深秋，栾红满枝，便会吸引无数游人前来赴一场秋约。弟弟望着满树红